



一本堂行餘西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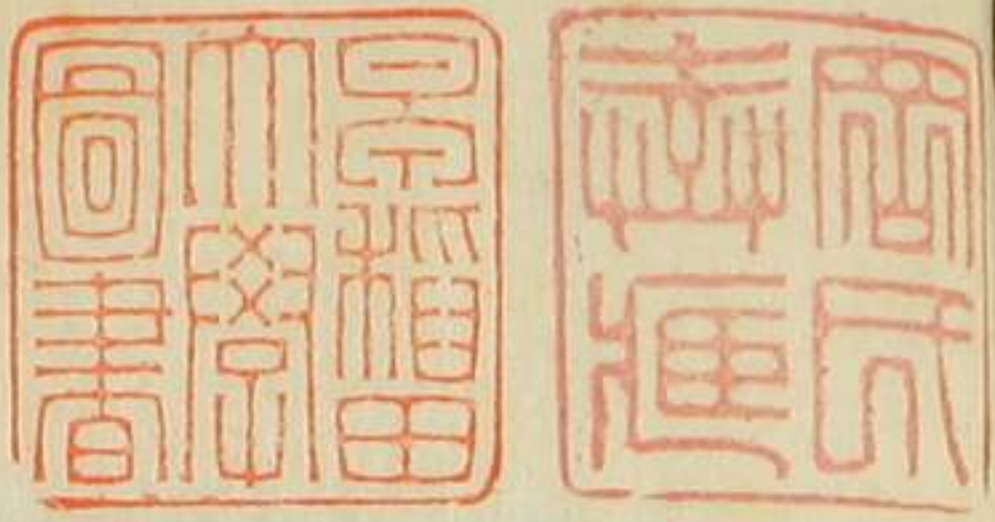
四

虫

虫  
511  
4



門中武9  
編 5/1  
4



一本堂行餘醫言卷之四

平安 香川修德太沖父 著

蟲

夫蟲之生也。未有不皆因湮鬱幽滯而蒸熱也。蓋人之元氣健運。強行無少鬱滯。則蒸熱何因而生。蒸熱不生。則元氣清爽。平快固無病患。而今也。元氣纔少湮鬱幽滯。則蒸熱乃生。蒸熱已生。則諸患隨起。蟲亦生焉。但蟲者。熱之微。亦不生。熱之甚。亦不生。其熱之蒸蒸而鬱。而不通暢。則元

行餘醫言

蟲

一

氣壅遏蟲於焉生。生則不堪在內而必出。在胃則吐出。在腸則下出。少者一二條。多者十餘條。甚者至數十條。有頻生而頻出者。有數日而生而出者。有日日生而日日出者。其證多端。不可窮盡。間有內生而不外出者。如此者。其害匪輕。凡稱蟲者。唯蛭蟲最居多。其生也必直出。如小兒每然。蓋小兒元氣猶未十分強壯。故飽食則元氣專奔命於胃中。而腸間元氣微怠慢而鬱滯。已鬱滯而蒸熱。則蟲乃直生而下出矣。若水穀速入腸中。腸中充滿。則元氣專奔

命於腸間。而胃中之氣微怠慢而鬱滯。已鬱滯而蒸熱。則蟲乃隨生而吐出矣。腸胃上下。蟲之生出。其化機俱同。此止蟲之生出。而其後無何患。害以元氣尋乃健運也。如乳食兒亦然。雖大人亦不異。唯大人則元氣剛強固無緣生蟲。苟有少鬱滯之人。蟲必生出。止是一生出。而不再出者。乃是一旦之事。而非有病害。若頻生頻出者。由腸胃鬱熱。化蟲成熟路也。上出則為吐蛭。下出則為下蛭。如此者。不早治。則他證隨起。不可不施治也。若內生而不外出者。患

狀不一。此以元氣怠慢太甚，不得發越而驅出也。如此者，或腹痛如刺如撞，或胸痛脇痛，或乾嘔，或吐食吐痰，或惡心嘈雜，或吐酸水，或噫醋氣，或頻乾噫，或目眩頭重，或腹鳴雷沸，或背痛腰重，或腿股重痛，或泄，或秘，或放屁惡臭，或腹脹似鼓脹狀，或小腹寬熱，或兩眇脹悶，或背微惡寒，或蒸蒸微熱，或口涌清水，或頻吐唾，或鼻聞異臭，或惡糞飯喫他物，或偏嗜一物，或喫生米茶葉浮炭，或燒土俗所謂土蘇呼，或喫手爪甲種種證候，不可盡述。又有為葛密刺傑者

奇怪不可名狀，尋常至希，所不見聞之疾，多是蟲證。且此證與癩相為影響，故世醫呼小兒疾多為蟲證者，若非癩則必是癩，而蟲亦間有之。其證或蒸蒸微熱，有癢有蟲有癩，或多食多飲，或癩或蟲，或性急多怒，多癩多癩，或軀啼號哭，多癩多癩，或食後懶倦，長坐不立，或癢或蟲，或目眶赤爛，鼻下赤爛，涎流頤赤爛，多蟲或腹脹體瘦，有癢有蟲有癩，等是也。若緊謂之蟲證者，非也。須審察詳辨，施設救療之方法，慎勿誤矣。俗稱蟲出者，猶云蟲生所為也。非謂吐下出也。乃上所謂癢癩蟲三證相似。

非必皆是蟲之所為也。宜謹診候。細別治術。素論蟲甚疎不足據取。

靈樞云。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論疾診

又云。脾脉微滑。為蟲毒。蝮蝎腹熱。邪氣藏府

又云。腸中有蟲。瘕及蛟蛭。皆不可取。以小鍼心腸痛懷。

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

蛟蛭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

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厥病

又云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

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五癘津

又云。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

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口問

又云。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

膈。下膈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曰。喜怒

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

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

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膚

熱上膈篇

素問云胃熱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欬論

又云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脈要精微論

又云歲木不及蟲食甘黃脾土受邪氣交變大論

又云歲土不及復則蟲食甘黃氣客於脾同上

張機始說吐蚘蚘厥

傷寒論云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又云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輒安時者此為藏厥非為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為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圓主之○又云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名醫別錄見四五條

名醫別錄乾漆

去虵蟲

藿菌

同藟實殺虵蟲

棟根

虵蟲

酸榴東

行根等條

同上

○甲乙經千金方外臺秘要所引崔氏方

皆同又外臺秘要所引肘後方集驗方廣濟方必効方

千金方有作蛔者

病源候論已下皆同

病源候論云虵蟲者是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尺亦有

長五六寸或因府藏虛弱而動或因食甘肥而動其發

動則腹中痛發作腫聚去來上下痛有休息亦攻心痛

口喜吐涎及吐清水貫傷心者則死診其脉腹中痛其

脉法當沈弱弦今反脉洪而大則是虵蟲也○千金方

云少小有虵蟲結在腹中數發腹痛微下白汁吐悶寒

熱飲食不生肌皮肉痿黃四肢不相勝舉

按古專稱三蟲

神農本草二十餘條

白青理石長石粉錫天門冬薏苡仁根藜蕪鳶尾青箱子貫衆菖蒲

蚕休蕪蕪吳茱萸根赭魁厚朴雷丸棟實桐皮梓白皮白僵蠶蜈蚣白頸蛇胡麝香等或曰去或曰下或曰殺

行餘醫言

蟲

六

一本堂藏書

或曰名醫別錄數條通州石長生、蘇合香、檳榔、桃花、樞實等是也

病源候論云三蟲者長蟲赤蟲蟯蟲也為三蟲猶是九蟲之數也長蟲蛻蟲也長一尺動則吐清水出則心痛貫心則死赤蟲狀如生肉動則腸鳴蟯蟲至細微形如菜蟲也居脘腸間多則為痔極則為癩因人瘡處以生諸癰疽癰癩疥齒蟲無所不為此既是九蟲內之三蟲者而今別立名當以其三種偏發動成病故謂之三蟲也○按外臺秘要引肘後方云三蟲者謂長蟲赤蟲蟯

蟲也乃有九種而蟯蟲及寸白人多病之寸白從食牛肉飲白酒所成相連一尺則殺人服藥下之須結裏潰然出盡乃佳若斷者相生未已更互速除之蟯蟲多是小兒患之大人亦有其病令人心痛清朝口吐汁煩燥則是也范注備急亦稱三蟲○余謂蟲之至長莫過於寸白蟲故長蟲應是寸白蟲也蛻蟲固淡紅色雖謂之赤蟲而無不可也觀肘後解三蟲其下云蟯蟲及寸白人多病之則赤蟲固不當謂之寸白乃其為以寸白當長蟲必明



矣。

名醫別錄始言五蟲而無名目。千金外臺說五藏蟲充之。  
 名醫別錄蜂子條云：大人小兒腹中五蟲從口吐出者，  
 外臺祕要立五藏蟲門，引刪繁療脾勞有白蟲，長一寸，  
 在脾為病，令人好嘔，而胃中駭駭，一作嘔，而不吐出，又  
 療肺勞熱損生肺蟲，形如蠶，在肺為病，令人欬逆氣喘，  
 或謂憂恚氣隔寒熱皆從勞之所生，名曰膏肓，無心肝腎三證  
 千金方云：肝勞生長蟲，在肝為病，恐畏不安，眼中心勞

熱傷心有長蟲，名曰蠱，長一尺，貫心為病。脾勞熱有白  
 蟲，在脾中為病，令人好嘔。肺勞熱生蟲，在肺為病。腎勞  
 熱，四肢腫急，蟻蟲狀如菜蟲，在腎中為病。

千金謂勞則生熱，熱則生蟲。心蟲曰蛔，脾蟲寸，白腎蟲  
 如寸，截絲縷。肝蟲如爛杏，肺蟲如蠶。五蟲皆能殺人，惟  
 肺蟲為急。肺蟲居肺葉之內，蝕人肺系，故成療疾咯血  
 聲嘶，藥所不到，治之為難。有人說道藏中載諸蟲頭皆  
 向下行，唯自初一至初五以前，頭上行，故用藥者多取

月朏以前蓋謂此也

九蟲之稱肇於巢元方。而後世論蟲證者皆遵用而不違。遂馴致如張從政蟲論之煩鑿。葛可久勞蟲之怪妄。總由不知要約。漫迷多端而然也。今畧舉而辨駁焉。

病源候論云九蟲者一曰伏蟲長四分二曰虬蟲長一尺三曰白蟲長一寸四曰肉蟲狀如爛杏五曰肺蟲狀如蠶六曰胃蟲狀如蝦蟇七曰弱蟲狀如瓜瓣八曰赤蟲狀如生肉九曰蛻蟲至細微形如菜蟲伏蟲群蟲之

主也。虬蟲貫心則殺人。白蟲生子孫轉大長至四五尺亦能殺人。肉蟲令人煩滿。肺蟲令人欬嗽。胃蟲令人嘔逆吐喜噦。弱蟲又名膈蟲令人多唾赤蟲令人腸鳴。蛻蟲居胴腸多則為痔。極則為癩。因人瘡處以生。諸癰疽癰癩疔毒疥癩蟲無所不為人亦不必盡有。有亦不必盡多。或偏有或偏無者。此諸蟲依腸胃之間。若府藏氣實則不為害。若虛則能侵蝕。隨其蟲之動而能變成諸患也。○外臺祕要所引集驗方以下皆同。

千金方云論曰人腹中有尸蟲此物與人俱生而為人  
 大害尸蟲之形狀似大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乃有  
 頭尾皆長三寸又有九蟲此以下與病源候類婦人常論同但偏無下云多其蟲凶惡人之極患也

仁齋直指云經云人身中有八萬尸蟲若無即人身不  
 成不立尸蟲與人俱生狀如馬尾或如薄筋出則在脾  
 入則五臟之俞居之然人亦不必盡有有亦不必盡多  
 也古方論臟腑九蟲多寡有無固未可必亦當備識其

名目

九蟲同上

虬蟲俗謂之食蟲其他皆由臟腑不實脾胃

俱虛雜食生冷甘肥油膩鹹藏等物節室不時腐敗停  
 滯所以發動蟲之為候嘔惡吐涎口出清沫痛有去來  
 乍作乍止外此又有兒童疳蠱昏睡煩燥鼻爛汁臭齒  
 齩生瘡下利黑血支集疳論附之其傷寒濕蠱證候出  
 食下部為狐下唇有瘡蟲食其臟為惑上唇有瘡活人  
 總括言之詳矣○古今醫統云經云人身中有八萬屍  
 蟲若無即人身不成不立此屍蟲與人俱生而生者蓋

及蟲即食蟲是也凡人飲食五味具焉濕熱化焉此蟲  
 即與飲食之糟粕轉化而有生故人身中之所必有也  
 而亦不可絕無也經曰八萬亦過矣○八萬戶蟲說始  
 見病源候論其稱經者不知何書疑是佛書其妄談固  
 不須辨故徐春甫既云過矣可以見耳

儒門事親云巢氏之行九蟲三蠱詳矣然蟲之變不可  
 勝窮要之皆以濕熱為主不可純歸三氣虛與食生具  
 巢氏之行九蟲也曰伏虵白肉肺胃弱赤蟻此下與病源候論同

唯文字有三蠱者濕蠱心蠱疳蠱病源候論有此三蠱少異同耳

氏之論蟲蠱為病之狀固詳矣然蟲之變此數者天地  
 之間氣之所至百蟲爭出如歟陰所至為毛化其應春  
 其蟲毛其畜犬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應長夏其蟲  
 倮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應冬其蟲鱗其畜豕此下  
刪其臟肝脾其蟲毛介其臟心肺其蟲羽鱗其臟脾腎  
去其蟲倮毛其臟肺肝其蟲介羽其臟腎心其蟲鱗倮地  
 氣制已勝天氣制勝已天制色地制形色者青黃赤白

黑形者毛羽倮介鱗其生也胎卵濕化其成也跂行飛走故五氣五味根于中五色五類形于外而有一歲之中互有勝復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居泉毛蟲育倮蟲耗羽蟲不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居泉羽蟲育介蟲耗不育太陰司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居泉倮蟲育鱗蟲不成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居泉羽蟲育介蟲耗毛蟲不育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居泉介蟲育毛蟲

耗羽蟲不成太陽司天鱗蟲靜倮蟲育居泉鱗蟲耗倮蟲不成如風勝則倮蟲不滋此之類也皆五行之相剋也唯濕復則鱗見于陸為濕土相剋水長則反增水鱗雖炙然見于陸則反當以故不同也已上皆信連氣生剋之妄言立說固不足切巢氏言脾胃虛而為水濕所乘者非也乃脾胃大甚熱為水濕多也以玄珠考之蟲得木之氣乃生得雨之氣乃化以知非厥陰風木之氣不生非太陰濕土之氣不成豈非風木主熱雨澤主濕所致取玄珠密語全是運氣

之邪說何可信乎以此為引證即是同類相黨耳且風木固非熱夫不生于少陰少陽之熱而生于風木者抑何耶竟不免強誣耳故五行之中皆有蟲惟金之中其蟲寡冰之中無蟲且諸木有蠹諸果有螟諸菜有蟲諸菽有蚘五穀有螟螣螿蟥麥朽蛾翻粟破蟲出草腐而螢蚊糞積而螭蟻若此者皆木之蟲也烈火之中有鼠爛灰之中有蠅若此者皆火之蟲也土中盤蛇坯中走蚓穴蟻墻蝸田螻崖蜴若此者皆土之蟲也科蚪孕於古池蛭馬躍於荒湫魚滿江湖蛟龍藏海若此者皆水中之蟲也

昔有冶者碎一破釜將入火爐其鐵斷處窠白中有一蟲如米中蟲其色正赤此釜烹飪不啻千萬不知何以生了不可曉亦金火之氣也惟冰之中未嘗見蟲焉北方雖有冰鼠止是食冰非生于冰也乃知木火屬春夏濕土屬季夏水從土化故多蟲金從秋氣冰從冬氣故無蟲焉

此欲強成濕熱生蟲水寒不生蟲之說牽強費辨妄作過鑿以不可奈何水中多生魚鱉故言水從土化而舉冰從冬氣偏若以生物有被翽有翽蟲僻邪說未有誣甚於此者矣

醬有醬蟲醯有醯蟲飲食停久皆有蟲若以為動物不

生蟲如戶樞不蠹之類然動勞之人亦有蟲豈有不動者耶且文籍衣服故不閱不衣而不蠹然非經季夏陰注或暴乾不待冷納于笥中亦不生蟲蠹也或瓮傍地濕鼠婦來明墻下壤乾狗蚤居中豈均生于濕耶蓋蚤雖不生于濕亦有生于冬熱則蟲生寒則不生生理故然也夫蟲之所居必于脾胃深處藥之所過在于中流蟲聞藥氣而避之群者安得取之予之法先令饑甚次以檳榔雷丸為引予別下蟲藥大下十數行可以搗而空

聽上張子政用此法下蟲數百相啣長丈餘若夫瘡久而蟲蛆者以木香檳榔散傳之神良別有墜蛆之藥皆其方中此不具陳也

瑯邪代醉編云世間萬物無不生蟲州本土之中生蟲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為火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著儒門事親書云某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

泡錘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背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鮮于伯機述北方古寺中鐵鍋聲如牛吼破出紅蟲凡數百枚尤異丹陽人採碑於積石之下得自然圓石如拳破之有一蟲出於中似蟻蟪狀蠕蠕能動人不能熟識因棄之後有人語之曰人欲求富貴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則石中蟻蟪也五色線

○此謂雪中生蛆即是冰中之蟲也欲破張從政之偏迷故併書焉

醫說云虬蟲九蟲之數人腹中皆有之小兒失乳而哺早或食甜過多胃虛蟲動令人腹痛惡心口吐清水腹上有青筋火煨使君子與食以殼煎湯送下甚妙然世人多於臨臥服之又無日分多不驗唯是於月初四五閒五更服之至日午前蟲盡下可以和胃溫平藥一兩日調理之不可多也凡蟲在人腹中月上旬頭向上中旬橫之下旬頭向下故中下旬用藥即不入蟲口所以不驗也牛馬之生子月上旬生者行在母前中旬生者並



肩而行下旬生者後隨之猫之食鼠亦然上旬食上段中旬中段下旬下段自然之理物皆由之而莫知之醫餘

證治準繩景岳全書並舉之○余家以畜猫每觀其食鼠未嘗見一回如是矣必定食頭而次及下吁亦安哉

俞弁續醫說引本事方其後云又姚寬西溪叢話云五

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用懶爪為末調藥

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日肺蟲上行也二說小異姑兩

存之以備參考

赤水玄珠云予在吳下時有同志友吳生諱震號九互

靈樞已

云靈非

始于許

而舉本

事方者

疎陋何

為如是

者博雅君子也每與予討論多善予一日偶談及鼓脹

乃詰予曰鼓有蟲否乎予卒不敢應俛思父之對曰或

有之當以疑辭對者蓋以目未見而書無考也按許學

士本事方云臍腹四肢悉腫者為水但只腹脹而四支

不甚腫者為蠱註謂蠱即鼓脹也由是參之古人曾以

蠱鼓同名矣且蠱以三虫為首豈無首哉愚謂鼓脹即

今云氣虛中滿是也以其外堅中空腹皮綳急有似于

鼓故以鼓脹名也彼蠱證者中實有物積聚已久濕熱

生蟲理或有之。吳生曰：子質何其敏也。予堂嫂病，鼓三載，腹大如箕，時或脹痛，四肢瘦削。三吳名劑，歷嘗不瘳。吳俗以者，多用火焚燒，至腹，忽響聲如炮，人皆駭然。乃見蟲從腹中炮出，高二三丈許，燒所之天為昏，俄而墜地，細視之，皆蛔也。不下千萬數，大者長尺餘，蟲腹中復生小蟲，多者十五六條，或十數條，或五六條，蟲在人腹中蕃息如此，曷不令人脹哉。區區藥劑，豈易瘳哉。顧蠱以多蟲為首，于義始見，許之以蠱名鼓者，旨可徵矣。惜

乎。諸書未有言及子，既為後人之言，幸繹數方以備後之治。鼓疾者，知有此蠱字義也。予聞之，恍然如夢始覺。然猶未親見其異也。歲萬曆癸巳，赴督漕理刑吳比部之召，而至淮陰，有王鄉宦者，其子年十六，新娶後，腹脹大，按之有塊，形如稍瓜，四支瘦削，發熱晝夜不退，已年半矣。族醫惟以退熱消脹之劑投之，其脹愈大，其熱愈熾，甚且喉中兩耳俱瘡。余診視之，脉滑數，望其唇則紅，其腹即疼，又多嗜肥甘，余思諸凡腹疼者，唇色淡不嗜

飲食今若此得非蟲乎投以阿魏積塊丸服之果下蟲數十大者二一紅一黑長尺餘蟲身紅線自首貫尾蟲腹中有蟲大者數條小者亦三四條蟲下則熱漸減脹漸消三下而愈此余所親治者益信前聞之不虛也古今醫統云治蟲之方固多而用之者不知其法則亦不能下蟲而徒瀉其虛也如丹溪云蟲頭向下之時必須俟其向上法當行於月半之前也若蟲得食則不食藥亦不能下蟲而徒瀉其虛也故雖有方不知其法而

方弗效也凡欲下蟲必先一日不食而使蟲飢次早五更用油煎肉嚼之良久腹內蟲聞肉香頭皆向上而欲食方以雞彈煎餅和藥嚼而食之須臾服蔥湯或白水少少以助藥力下行不踰時而蟲俱下甚至數升然後以白粥補之隨服補劑調理胃氣斯充而諸疾悉愈又云飲食之入於胃也非濕與熱則不能腐化化則蟲之隨以有其形而與糟粕俱出於大腸者也醫家五月令日腐草化為螢斯時也濕熱俱盛故腐即化人之飲

食可以類推。今夫飲食濕熱腐化而為蟲。此固理之可  
有而不可多也。惟其不節恣食厚味。生冷則邪氣偏盛。  
濕熱太過。是以蟲生過多。則為害。故有腹痛食少嘔吐  
清水之病。生而漸至于羸瘠而危者有矣。

景岳全書云。凡吐蚘者。必因病而吐。蚘非由吐而致吐  
也。故不必治其蚘。而但治其所以吐。則蚘自止矣。有因  
胃火而吐蚘者。以內熱之甚。蚘無所容而出也。但清其  
火。火清而蚘自靜。有因胃寒而吐蚘者。以內寒之甚。蚘

不能存而出也。但溫其胃。胃煖而蚘自安。有因胃虛無  
食而吐蚘者。以倉廩空虛。蚘因求食而上出也。此胃氣  
大虛之候。速宜補胃。溫中以防根本之敗。以上三者。固  
皆治蚘之法。然蚘有死者。有活者。若吐蚘。則但治嘔  
如前可也。若活蚘上出不已。則不得不有以逐之。蓋蚘  
性畏酸畏苦。但加烏梅為佐使。則蚘自伏也。若胃實火  
盛者。可加苦楝根或黃連亦善。

論曰。天地之大德。謂生。蓋天地唯以生生為心。而美惡良

毒非有所擇矣。人亦萬物之一。而其貴其靈。無復比駢。豈萬物之所可伍乎。雖謂有天地而後有人。而非人則無見知之存言之。則天地之為天地者。以有人也。賴人而後知言。天地則是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非有人則不可以言。不可以知。是故莫貴於人。亦莫靈於人。故其中舉一人為首領。以主天下之政。以天地為父母。謂之天子。所謂大君。吾父母之宗子。是也。天固不言。故代之以言。而遂成天地之性。豈非貴而靈乎。故凡山河草木禽獸蟲魚。皆以為

俸祿。養人禮註云。人為保蟲之長者。大非也。月令人何以蟲名乎。夫蟲者。自禽獸蟲魚。以至歧行喙息之微。皆莫非是天地氤氳煦煦之造化。其中有雙翼者。二足者。四翅者。鷲者。馴者。山林居者。家畜者。四足者。角者。牙者。鱗者。鬚者。海產者。河產者。介者。殼者。倮者。八足者。百足者。六足者。又有鳳鸞。孔雀。麒麟。獬豸。龜鼉。蛟龍。又有虵。蜃。醯。雞。蚤。蟲。蚊。蚋。大小長短。強弱剛柔。飛走潛蟄。游泳屈伸。鳴息蠕動。皆莫不成其性。此乃天地陰陽元氣交感之狀情。而兩間諸

蟲所生如是其大者皆能交接而胎生卵生莫不蕃息至  
 細微者多是化生而及其已生則亦皆莫不孳尾而卵生  
 滋多此所以生生不息之體也至人腹中生蟲亦猶如此  
 即是元氣蒸蒸之所為奚有異哉而人腹中所生唯虬蟲  
 為最多其次寸白蟲也。虬蟲為少自靈樞至張仲景俱說  
 虬蟲及神農本草名醫別錄始稱三蟲即是虬蟲寸白蟲  
 虬蟲也至巢元方肇說九蟲此為泛濫之本而其所謂虬  
 蟲白蟲虬蟲即三蟲也伏蟲亦虬蟲之小者耳其肺蟲胃

蟲肉蟲弱蟲赤蟲希有之事乃百年之間一二見之者何  
 足以為法則乎皆可刪去名目也又名醫別錄千金方外  
 臺秘要所引刪繁方等說五藏蟲者猶是寸白蟲虬蟲為  
 多及本事方既舉如爛杏如蠶等說非也如孫思邈曰人  
 腹中有蟲尸與人俱生既是不可信也况至如楊士瀛曰  
 身中有八萬尸蟲若無即人身不成不立則妄誕莫甚焉  
 雖焚棄此書可也徐春甫猶且疑焉唯曰過矣惜乎不直  
 斥其妄也如張從政屢巢氏論諸蟲也欲誇其詳反過大

鑿其所立論專據運氣生尅勝復配當因司天在泉舉虫之成育不成育及牽扯玄珠密語為考證既不知其皆邪說而煩猥特為可厭矣况欲主張濕熱生蟲之說而謂以風木之熱而生以濕土之濕而成金之中蟲寡冰之中無蟲水從土化故多蟲甚矣哉其愚暗也夫運氣全是邪說固不足取也張也信之以為極致乃是方技者流之陋何須辨焉假令運氣之說有之不生于少陰少陽之熱而生于風木之熱者抑何耶非亦運氣中之偏見乎草木金石

固不能離土而存此雖謂從土化可也而不是之言而反謂水從土化此欲援水寒不生物之說強作誣言耳彼所謂土化者即地氣也土即地也固非四者之比乃地中蒸蒸之氣生生不息何物不生化亦是天之煦煦之氣貫徹地中無所不至離地以上皆天也其天間之氣即地中蒸蒸之氣天地交感生生不息造化之機如此之極非張等方伎之眼所能知也且河海深淵不測之大水豈底傍土氣之所可勝乎水中之氣即天地之化氣生生不息者水

中之所生。比諸物特為最夥。大者海鯨。其最大之極。長數百丈。六不知幾許圍。雖莊周妄言之鯤。不可過也。小者蝦苗。鯉卵。不知一場之地。幾千萬億矣。有大鱗之屬。細鱗之屬。無鱗之屬。龜鼈之屬。蛤蚌貝殼之屬。決明石礪之屬。烏賊。章舉之屬。沙喫海蛇之屬。琵琶鍋蓋之屬。水牛水虎之屬。獼猴。脰胎之屬。蟹之屬。蝦之屬。金鯽之屬。銀魚之屬。及龜。鼈。蛟。龍。人魚。和尚。變怪奇異不可名狀之物。皆無不生於水之中。故欲証以此為土化。豈其理哉。又謂金之中。蟲

寡。冰之中無蟲。此不能奈何。水之中多生蟲。故舉冰欲成臆。說捉雲捕風。過鑿妄意。孰甚於此耶。且金中固生蟲。雪裏亦生蛆。雖未親見。而冰中亦常有蟲。天地造化。何物不生。蟲又不問燥濕動靜。皆莫非斯理。而區區以寒熱強辨。竟非正論。嗚呼。天地化化生。生煦煦蒸蒸之氣機。豈亦張從政之所能知乎哉。又自朱震亨以下。楊士瀛。張杲。俞弁。徐春甫。或云蟲頭向上。向下。上行下行。上半月。下半月。月初四。五。四。六。日分臨臥等說。皆妄說也。不暇一一辨。烏唯



張介賓稍得能知

景岳全書云治蟲之法按丹溪云上半月蟲頭向上易治下半月蟲頭向下難治先以肉汁或糖蜜引蟲頭向上然後用藥此皆法之善者然此惟緩治之法耳然蟲證甚急又安能必待其時乎且以望前望後辨蟲頭亦若渺茫無據惟先用香餌而蟲頭可引豈非望後之治亦自有法又何慮其難治也

又如孫一奎不知因虬為腹脹間有此證而以此為鼓脹

丈餘短者四五尺至一二丈細似麪線又有大如指廣薄如厚紙者又謂寸白至一尺則殺人者亦非也詳見下

都下有平巖道智者年六十餘一日上廁糞後有如麪線者出已及一尺餘大怪以剔牙杖纏之久而不斷強引斷而止既出廁股間覺冷以為向之白條猶未盡復上廁以廢筋纏之久之纔出盡乃伸其前後所纏則殆八丈餘此即寸白蟲之自然而下者也其他長五丈六丈者予已見十餘人又大宮里菱家清某患腰痛或作

或止只重墜不可言喻予曰此恐疝之生蟲者也耳乃  
 灸十六俞十八俞腰眼上膠數日忽覺裏急上廁下白  
 物一團大如指廣薄如厚綾白而光滑其長不可知腰  
 痛頓愈爾後終成滯患歲或二發或三發數年自愈此  
 亦寸白蟲之大者也

按寸白之名始見名醫別錄

名醫別錄貫衆

去寸白

桑根白皮 薤菌 橘 同檳榔 殺寸白 蕪

英

逐寸白

酸榴東行根

寸白自

等條所云是也

稱白蟲者自神農本草已言之

神農本草蟲實蔓荊狼牙等條並云去白蟲又名醫別

錄連翹衛矛黃石脂辛夷郁李根

去白蟲

曾青 殺白雷丸

白蟲等條並云

病源候論云寸白者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寸而色白  
 形小扁因府藏虛弱而能發動或云飲白酒以桑枝貫  
 牛肉炙食并生栗所成又云食生魚後即飲乳酪亦令  
 生之其發動則損人精氣腰脚疼弱又云此蟲生長一

尺則令人死又云白蟲長一寸相生子孫轉大長至四

五尺亦能殺人按千金方作子孫轉多其母轉大

千金方有治寸白蟲方又有治脾勞熱有白蟲在脾中

為病令人好嘔下蟲方按外臺祕要所引千金療寸

白蟲化為水泄出永除方樞子擯柳蕪莢○今考千金方無此文又無此方

外臺祕要寸白蟲方中所引廣濟療白蟲如馬蘭葉大

於下部出不盡以刀截斷者令人漸漸羸瘦石榴湯方

醋石榴根蕪莢管牛子又有肘後方范汪方備急方救急方崔氏

方並療白蟲方皆入寸白蟲方內則此白蟲即為寸白

蟲甚明矣又刪繁方有療白蟲方

張杲醫說云趙子山字景高寓居邵武軍天王寺苦寸

白蟲為撓醫者戒云是疾當止酒而以素所耽嗜欲罷

不能一夕醉於外舍歸已夜半口乾咽燥倉卒無湯飲

適廊廡間有甕水月色下照瑩然可掬即酌而飲之其

甘如飴連盡數酌乃就寢迨曉蟲出盈席覺心腹頓寬

宿疾遂愈一家皆驚異驗其所由蓋寺僕日織草履浸

紅藤根水也庚志

又云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為孽醫者使之碾檀榔細末取石榴東引根煎湯調服之先炙肥豬肉一大臠真口中嚙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即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呬啖之意故空群爭赴之覺胸中如萬箭攢攢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雷鳴急登廁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挑撥皆聯綿成串幾長

且不知以蠱本與鼓同音代書充之而強就蠱字作種種臆說亦可謂過鑿矣又如濕熱者古今醫家宿習之陋弊沈痼難破其說冗長今不贅焉又如張介賓云因病吐蚘非因蚘致吐故不治蚘而治其所以吐則蚘自止者非也每觀因蚘致吐治蚘而吐止者多矣其說不亦戾乎又謂因胃火因胃寒因胃虛及由蚘活蚘異治者亦近泛濫無要蚘蟲究竟腸胃之鬱蒸使然耳非有他因也若夫區區之強辨皆由不知天地人身氣化之所以然也

又有稱長蟲者。或云蚘。或云寸白。辨別難明。

神農本草。藿菌生漆。去長蟲。白頸蛆等條。並云。殺長蟲。

按素問云。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論又云。短

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脈要精微論此長蟲

已見素問。又按巢元方云。長蟲。蚘蟲也。然外臺秘要所

引肘後方文。似直以長蟲為寸白。未決孰是。否。短蟲即

蟯蟲也。

以其寸寸為節而白。故稱寸白蟲。寸。即今之曲尺。六分餘。長者至十

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拋於溪流。宿患頓愈。姑廣其傳。

以濟後人。庚志。食飲常非本朝。是則之。醫以。不。辭。文。林。

許叔微本事方云。良方療寸白。用錫沙。茺萸。檳榔者。極

佳。予宜和中。每覺心中多嘈雜。意謂飲作。又疑是蟲。漫

依良方所說服。翼日下蟲二條。一長二尺五寸。頭扁濶。

尾尖銳。每寸作一節。斑斑如錦紋。一條皆寸斷矣。千金

謂勞則生熱。熱則生蟲。心蟲曰蛔。脾蟲寸白。腎蟲如寸

截。絲縷。肝蟲如爛杏。肺蟲如蠶。五蟲皆能殺人。惟肺蟲

為急肺蟲居肺葉之內蝕人肺系故成瘵疾咯血聲嘶藥所不到治之為難有人說道藏中載諸蟲頭皆向下行唯自初一至初五以前頭上行故用藥者多取月朧以前蓋謂是也○仁齋直指以下皆同

江瓘名醫類案云青陽夏戚宗陽家素業醫任江陰訓導有主負之父患腹脹求其診視乃曰脉洪而大濕熱生蟲之象况飲食如常非水腫蠱脹之證以石榴皮椿樹東行根加檳榔三味各五錢長流水煎空心頓服之

少頃腹作大痛瀉下長蟲一丈許遂愈

客坐新聞○證治準繩亦引之

張介賓景岳全書云此蟲長寸許色白其狀如蛆母子相生有獨行者有箇箇相接不斷者故能長至一二丈蛟蟲者微細之蛆也但不多有耳

神農本草薤菌條名醫別錄吳茱萸根白皮條並云按本出史記云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蛟瘕蛟瘕為病腹大上膚黃瘦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花一撮即出蛟可數

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蛟得之於寒濕寒濕氣宛篤不  
 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  
 尺索刺麩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  
 氣及重病。倉公傳此蛟蟲證也謂瘕者誤矣。

病源候論云蛟蟲猶是九蟲內之一蟲也形甚小如今  
 之蝸蟲狀亦因府藏虛弱而致發動甚者則能成痔瘻  
 疥癬癩癰疽疔諸瘡。蛟蟲是人體虛極重者故為蛟蟲  
 因動作無所不為也。又云三蟲者長蟲赤蟲蛟蟲也。蛟

蟲至細微形如菜蟲也居腸間多則為痔極則為瘰  
 因人瘡處以生諸癰疽癩癯疔齧蟲無所不為。或云

蟲或云如蝸蟲尤可疑為不可決信是解也。

○千金方及外臺祕要所引范

汪方肘後方備急葛氏方集驗方張文仲方等皆同又  
 外臺祕要所引肘後論中云蛟蟲多是小兒患之大人  
 亦有其病令人心痛清朝口吐汁煩燥則是也

又有稱疳蠱者此謂小兒疳疾蒸熱生虻蟲也非別有異  
 蟲也病源候論以下別立數條者乃亦濫也。

病源候論云人有嗜甘味多而動腸胃間諸蟲致令侵食府藏此猶是蠱也凡食五味之物皆入於胃其氣隨其府藏之味而歸之脾與胃為表裏俱受土其味甘而甘味柔潤於脾胃脾胃潤則氣緩氣緩則蟲動蟲動則侵食成疳蠱也但蟲因甘而動故名之為疳也其初患之狀手足煩疼腰脊無力夜臥煩躁昏昏喜忘嘿嘿眼溢夜夢顛倒飲食無味而失顏色喜睡起即頭眩體重脛脛痠疼其上食五臟則心內懊懣出食咽喉及齒

皆生瘡出黑血齒色紫黑下食腸胃下利黑血出食肛門生瘡爛開胃氣逆則變嘔噦急者數日便死亦有緩者正沈嘿支節疼重食飲減少面無顏色在內侵食乃至數年方上食口齒生瘡下至肛門傷爛乃死

又云五疳一是白疳二是赤疳三是蟻疳四是疳蠱五是黑疳

詳見小兒疳條

又云濕蠱病由脾胃虛弱為水濕所乘腹內蟲動侵食成蠱也多因下利不止或時病後客熱結腹內所為其



狀不能飲食，忽忽喜睡，綿綿微熱，骨節沈重，齒無色，舌上盡白，細瘡如粟。若上唇生瘡，是蟲食五藏，則心煩懊。若下唇生瘡，是蟲食下部，則肛門爛開，甚者府藏皆被食。齒下上斷，悉生瘡，齒色紫黑，利血而濕，由水氣也。脾與胃合，俱象土，胃為水穀之海，脾氣磨而消之，水穀之精化為血氣，以養府藏。若脾胃和，則土氣強盛，水濕不能侵之。脾胃虛弱，則土氣衰微，或受於冷，或傷於熱，使水穀不消化，糟粕不償實，則成下利，翻為水濕，既傷若

時病之後，腸胃虛熱，皆令三尸九蟲內虛動作，侵食五藏，上出唇口，下至肛門，胃虛氣逆，則變嘔噦，蟲食府藏，傷敗利出，瘀血如此者，死。其因脾胃虛微，土氣衰弱，為水濕所侵，蟲動成蠱，故名濕蠱也。又云有天行之濕，初得不覺，行坐不發，恒少氣力，或微利，或不利，病成則變嘔吐，即是蟲內食於藏。又云有急結濕，先因腹痛，下利膿血相兼出，病成，翻大小便不通，頭項滿痛，小腹急滿，起坐不安，亦內食五藏。凡如此，雖初證未發於外，而

心腹亦常煩懊，至於臨困，唇口及肛門方復生瘡，即死也。又云：心蠱者，由藏虛，諸蟲在腸胃間，因虛而動，攻食心，謂之心蠱。初不覺他病，忽忽嗜睡，四支沈重，此蠱或食心，則心煩悶懊，痛後乃侵食餘處。診其脉沈而細，手足冷，內濕蠱在心也。

千金方云：凡得傷寒，及天行熱病，腹中有熱，又人食少，腸胃空虛，三蟲行作求食，蝕人五臟及下部。若齒斷無色，舌上盡白，甚者唇裏有瘡，四肢沈重，忽忽喜眠，當數

看其上唇內有瘡，唾血，唇內如粟瘡者，心內懊懣，痛悶。此蟲在上，蝕其五藏，下唇內生瘡者，其人喜眠。此蟲在下，蝕其下部，人不能知，可服此蝕蟲藥，不爾，蠱蟲殺人。又曰：凡患濕蠱者，多是熱病後，或久下不止，或有客熱結在腹中，或易水土，溫涼氣著，多生此病。亦有乾蠱，不甚泄痢，而下部瘡癢，不問乾濕，久則殺人。凡濕得冷而苦，痢單著黃連，及艾葉、苦參之屬，皆可用之。若病人齒斷無色，舌上白者，或喜眠煩懣，不知痛癢處，或下痢急

治下部不曉此者但攻其上不以下部為意下部生蟲

蟲蝕其肛肛爛見五藏便死燒艾於竹筒熏之

况病源候論千金方以下部爛潰為蟲之所蝕者誤矣此

因有瘀血而下部肌皮爛潰也非蟲之所為也且其生蟲

亦因爛潰生蛆也非因蟲成爛潰也立疔蠶濕蠶乾蠶蠶

蟲之名目者以其見不正也况立心蠶之名或謂蟲蝕人

府藏者皆可謂暗中摸索終無正見者也又按本州有稱

殺蟲者數條此亦多是虬蟲之事但不明說故難辨別耳

神農本草竹葉桃核仁條並云殺小蠶蓋草條殺皮膚小蟲馬

蓼條去腸中名醫別錄羊蹄條殺鱧魚條殺諸龍眼

條去三大略如是未試的効不知實皆然否

向所舉伏蟲肉蟲弱蟲赤蟲肺蟲胃蟲食蟲蛟蛎蝟蠅膏

育心蟲脾蟲腎蟲肝蟲腸蟲一作尸蟲一作三蠶濕

蠶乾蠶心蠶蟻痕短蟲等名皆由泛濫之所致母惑而可

也又有稱石虬者

熊宗立醫書大全云秣陵人張景患腹脹面黃醫莫能

行餘醫言 蟲 三十四

治徐嗣伯曰此石虻爾極難療當得死人枕煮服即往  
 古塚中取枕者服之得大利并虻蟲頭堅如石者五升  
 即愈引齊書曰○按李時珍本艸綱目引陳藏器曰有  
 嫗人患冷滯積年不瘥宋徐嗣伯診之曰此尸疰也當  
 以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塚中取枕枕已一邊  
 腐缺嫗服之即瘥張景聲十五歲患腹脹面黃衆藥不  
 能治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疰爾極難療當取死人枕  
 煮服之得大疰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病即瘥○按正

字通痼字下引此事則本艸疰字由是誤也疰即莊周  
 所謂懸疰字耳於虻何干正字通亦作張景本艸所舉  
 聲字尤可疑也

又有稱穀道蟲者

出病源候論濟世全書壽世保元同

後世謂之大孔蟲

千金方云治大孔蟲癢又云蠱蟲蝕下部癢穀道中生  
 瘡又云治熱病蝕毒令人喜寐不知痛處面赤如醉下

利膿血當數視其人下部大小之孔稷稷然搜然赤則蠶瘡者也

元出張仲景云蝕於肛者雄黃熏之雖然仲景惟以肛門潰蝕似蟲食故謂之蝕耳實非蟲之所為也但潰爛之後生蟲故後世醫人誤認其末遂為蠶蟲食下部之說也猶是牙齒腐爛而後蟲自生非始有蟲腐蝕牙齒也如狐惑亦然仲景惟云蝕於喉為惑蝕於陰為狐此言咽喉二陰潰爛為狐惑證耳名稱甚不是故吾門不取焉

金匱方論云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開卧起不安蝕於喉為惑蝕於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喝一作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此元可見始無蟲字其非蟲之所為也蟲字始見病源候論云夫狐惑二病者是喉陰之為病也初得狀如傷寒或因傷寒而變成斯病其狀默默欲眠目攣不得卧卧起不安蟲食於咽喉為惑食於陰肛為

狐惡飲食，不欲聞食臭，其人面目翕赤，翕黑，翕白，食於上部，其聲嘎，食於下部，其咽乾，此皆由濕毒氣所為也。又云：凡得傷寒時氣熱病，腹內有熱，又人食少，腸胃空虛，三蟲行作求食，食入五臟及下部，蠱病之候，齒無色，舌上盡白，甚者唇裏有瘡，四支沈重，忽忽喜眠，如此皆為蟲食其肛，肛蠱見五臟即死，當數看其上唇內有瘡，唾血，唇內如粟瘡者，則心內懊懣痛，此蟲在上，食其五臟，下唇内生瘡者，其人不寤，此蟲食下部，皆能殺之。後

世如盧和云：腹內熱，腸胃虛，蟲行求食，上唇有瘡曰惑，蟲食其藏，下唇有瘡曰狐，蟲食其肛。丹溪纂要吳崑云：狐惑。醫方考皆從之者也。

酒食蟲

出醫林集要云男婦酒食蟲

穿心蟲，血鼈蟲，傳尸蟲，積血蟲，疾心蟲，馬尾細蟲。

俱出龔信，古今醫鑑

皆是泛濫無要之言，吾門所可拒却而戒慎也。故畧抄而

出焉須知所擇而可也

又有稱蟲咬心痛者辨在心痛條

千金方稱虬心痛蟲心痛及外臺秘要所引廣濟方延  
羊方張文仲方等皆同病源候論稱心蠱亦同

附字辨

蟲即羽毛鱗介之總名。或作虫。或作虺。並从省便。但音異耳。正字通辨之甚明。康熙字典無甚發明。又爾雅釋蟲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虵。而刑昺疏云。此對文爾。散言則無足亦曰蟲。月令春日其蟲鱗。鄭註云。龍蛇之屬是也。此可以見為鱗介羽毛之總稱也。虵虺。三字音義並同。戶恢切。音回。若虺。或音為。或音尤。並非也。虺說文作虵。正字通按。痼从疒。蓋指疾言。非痼即虺也。舊註以痼為腹中長





分部之自相矛盾者也。六書故蟲直中切。蠕動歧行。翹  
 飛之屬。皆以蟲虺。特一物。何以為蟲類之宗。古書未有  
 以虫為虺者。而融則以虫為聲。以斯知虫與虺為蟲之  
 省文。非有二字也。備考及總要與書故同。蓋蟲為水陸  
 動物之通稱。象蟠屈之形。三之者。會族衆意。其或為虺  
 為虫。从省。以便書也。舊註沿說文諸韻書。以虫為古文  
 虺。讀持中切者。為非。引郭忠恕佩觿集以證之。復引廣  
 韻鱗介總名。又似讀蟲如毀訓。虫為蟲。既指虫為蟲。總

名則不空與虺同音。必謂虫為古虺字。則不當與蟲互  
 訓。不知郭說迂。廣韻說是也。或羽或毛。數語載說文。誤  
 引為韻會亦非。○康熙字典云。按說文玉篇類篇等書。  
 虫、虺、蟲皆分為三部。虫、吁、鬼切。虺、古、龜切。蟲、持、中、切。截  
 然三音義亦各別。字彙正字通合虺、蟲二部併入虫部。  
 雖失古人分部之意。而披覽者易于查考。故姑仍其舊。  
 若六書正訛以為虫。即蟲省文。則大謬也。○今參考二  
 書。正字通為直快。當從其說。故雖蟲省作虫可也。

又靈樞稱蛟蛭。按爾雅蠹螭並謂之蝎。詳見釋蟲邢昺疏中

蓋以腹中虬蟲猶樹中蠹故稱蛟蝎也。但蛟元蛟龍之蛟。

非蛭之類。或由有虬蟲偶似蛟形者云然耶。尤可疑焉。嘗

記余治播州姬路久長里牝鹿家十二郎微惡寒微發熱。

微欬嗽氣力倦怠差有瘦容太似勞瘵惟脉未數會其親

戚患勞瘵而死甚懼傳注避居郭外急請診治余偶遊其

地視之使速灸凡數萬壯後用獺肝丸果下蟲其狀虬而

長幾二尺有四足目黑如椒目殆如畫工所圖蛟其人驚

異以示之余亦未始見如此異蟲乃烈日暴乾以視眾人

病遂日減諸證退而復舊此蟲可謂蛟蛭乎聊書以廣異

聞云○又按外臺秘要諸蟲心痛條云心腹中痛發作腫

聚往來上下痛有休止腹中熱喜涎出是虬蟲咬也。出甲乙經

第一卷中○今考甲乙經作心腹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熱渴涎者是蛭咬也○千金

方云虬心痛心腹中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

腹中熱善涎出是虬咬也據此二書則蛟即咬字之誤耶

咬字尤穩當從之為是也

行餘醫言

附字辨諸蟲辨

四十一

一六堂藏書

附諸蟲辨

辨應聲蟲

張杲醫說載永州通判廳軍負毛景得奇疾每語唯中  
 必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教令學誦本州藥名至藍而  
 默然遂取藍挾汁而飲之少頃吐出肉塊長二寸餘人  
 形悉具劉襄子思為永倅景正被疾踰年親見其愈泊  
 宅編又陳正敏遯齋閑覽載楊融中年得異疾每發言  
 應答腹中有小聲倣之數年間其聲寢大有道士見而

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互讀本州遇蟲不  
 應者當取服之融如言讀至雷九蟲忽無聲乃頓服數  
 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沙遇一丐者亦有此疾環而觀  
 之甚衆因教使服雷九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  
 衣食於人者唯藉此爾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  
 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聲蟲即喉中應之以問良  
 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州令讀之皆  
 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

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百衲居士鐵圍山叢話已上張杲所記也。

後世醫書舉應聲蟲者皆止引之。他書未嘗有言及者。

原其始出巢元方舉腹內有人聲候病源候論云夫有

人腹內忽有人聲或學人語而相答此乃不幸致生災

變非關經絡腑臟冷熱虛實所為也。

駁曰凡人之腹裏鳴者每多有之。自雷鳴酒沸蛙聲水音

以至漉漉濯濯之韻響皆莫非空氣為元氣所推盪逼迫

上下奔馳自不得不作鳴聲也。決非蟲之所鳴也。猶平人

多時不食饑極而胃中空虛則鳴聲大聞于外也。每觀瘦

人意應臟腑腸胃亦共消滅故腹鳴者多矣。嘗記都下有

字野之鼎者身材清臞多病自養常戲告人曰須聽我腹

鳴乃隨呼吸進退腹皮則腹裏大鳴此由臟腑消瘦有空

隙地而其間之空氣被推動而作聲也亦非蟲之所為也。

如胎在腹裏不能發聲纔出產戶直即發聲如虬蟲寸白

蟲在腸胃中亦然絕未嘗聞有作聲者以聲自不可出也。

若夫稱應聲蟲者每詰腹中應答殆如響巖谷神然尤可

恠焉。假令實有蟲，亦當在腹裏，不能作應答之聲也。必矣。且其治法，在讀本艸一則至藍而不應，一則至雷九而不應。而謂由蟲畏惡此二物也。既見其或畏藍，或惡雷九，則意應其畏藍者，不始惡雷九；惡雷九者，不始畏藍。設使今有一應聲蟲病，倘取本艸讀之，至藍亦不畏，而應至雷九亦不惡，而答則當有盡本艸皆應而不畏惡。天地變化，每無窮極，則雖使有應聲蟲，亦應不一樣。如此則將用何物以治之耶？抑又可以冥搜妄索，尋到何書，揆出妙藥耶？足

發一笑焉。乃知其病其治皆是妄誕而非實也。況於其謂吐出肉塊長二寸餘人形悉具者乎？妄豈有過于此哉！余故斷曰：此疾決無之事也。而如醫人嘗無一人說破其妄。此素方技之流亦不足深責也。如張鷟茶條方，勺陳正敏輩徒間怪異，不正其事之實否。漫筆之書使後人致疑迷其過失，有更甚於醫人者也。亦可以見其無實見正識之所致也。

辨誤吞水蛭

劉向新序云楚惠王食  
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  
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  
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  
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  
念之而不行其罪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  
而法其誅乎則危矣  
也故昔者聖王之見也  
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  
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  
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  
之福也病不為傷是  
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  
其久病心腹三疾皆愈

行餘醫言

卷之四

張杲醫說載吳少師在關外嘗得疾數月間肌肉消瘦  
每日飲食下咽少時腹如萬蟲攢攻且痒且痛皆以為  
勞瘵也張銳是時在城都吳遣驛騎招致銳到興元既  
切脉戒云明日早旦忍飢勿啖一物俟銳來為之計旦  
而往天方劇暑白請選一健卒趨往十里外取行路黃  
土一銀盃而令厨人旋治麪將午乃得食纔放筋取土  
適至於是温酒一升投土攪其內出藥百粒進於吳飲  
之覺腸胃掣痛幾不堪忍急登溷銳密使別坎一穴使

掖吳以行須臾暴下如傾穢惡斗許有馬蝗千餘宛轉  
盤結其半已困故吳亦憊甚扶憇竹榻上移時方餐粥  
一器三日而平始言去年正以夏夜出師中塗燥渴命  
候兵持馬盃挹澗水甫入口似有物焉未暇吐之則徑  
入喉矣自此遂得病銳曰蟲入人肝脾裏勢須滋生常  
日遇食時則聚丹田間吮啞精血飽則散處四肢苟唯  
知殺之而不能掃盡故無益也銳是以請公枵腹以誘  
之此蟲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飢畢集故一藥能洗空

之耳吳大喜厚賂以金帛送之歸庚志又寧國衛承務者唯一子忽得疾羸瘦如削醫以為瘵疾治療無益醫劉大用問其致病之因曰嘗以六月飲倡家醉臥桌上醒渴求水不得前有菖蒲盆水清潔舉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密遣僕掘田間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盆置几上令隨意飲衛子素厭疾苦不以穢為嫌一飲而盡俄腸胃間攻轉攪刺久之始定續投以宣藥百粒隨即洞泄下水蛭六十餘條便覺襟袍豁然劉曰此益盆

中所誤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粘着五臟牢不可脫然久去汙渠患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然疳羸別以藥調補類編又有人因醉薄暮渴飲道傍田水自此忽患胸腹脹滿遍醫不効人亦莫識其病因幹宿客邸夜半思水飲令僕覓之僕夜捫索見有缸數隻疑店主以此貯水遂取一椀與其主飲便覺胸次豁然再索之忽覺臟腑急於店仄空地大瀉一二行平明視之既瀉乃水蛭無數繼看夜來所飲缸水

乃主人刈藍作澱者其病頓愈方思前時渴飲田水不覺誤吞水蛭在腹遂成脹痛之疾乃蛭為害今人耘田為此蟲所齧以澱塗之無不愈也

駁曰凡飲食之入人腸胃也雖有少遲速亦皆莫不腐化而精粹蒸成血精糟粕下成屎溺此乃平人之常也以其元氣健運也倘今有誤吞水蛭者已入胃中則當直歿若中其毒則或當大瀉或下血此其所也若不速歿則當蠕動腹痛不堪苦惱雖然水蛭畏鹽過于他蟲而人之飲食

皆莫不用鹽調和者則水蛭終當死其毒發則或瀉或下血亦其當然也而不如是曾無痛苦瀉下之異水蛭徒在腸胃間蕃息滋長者決無之事也設使久腸胃則當如此若活腸胃則當不然何也果其元氣健運則腸胃中之物無一不腐化者豈有飲食則如常腐化而水蛭則不腐化而獨滋息之理乎此甚易曉之事耳何不悟耶蓋腐儒庸醫不學正學不知正道理故也又按神農本草云去腸中蛭蟲馬藜此亦可疑焉或視寸白蟲誤認為此爾恐非實



然即是本艸之不可信據者也。偶有一事思得。余家畜牝  
猫二十餘年。常臥坐隅。數見其肛門出寸白蟲。色白。長五  
六分。當擗中猶能蠕動。而展則至一寸餘。縮則不過三四  
分。而圓如小豆許。如人之寸白蟲。亦作是狀態。展則長。而  
細。縮則短。而圓。觀夫水蛭。亦其展縮如是。無少異。由是乃  
疑。如彼謂下水蛭數十條者。苟果有之。必應是寸白蟲耳。  
若短寸白蟲。比比有之。或是此爾。聊書以告子弟。

名醫類案載華佗治一人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診

之曰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  
再服須臾吐出蟲三升許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  
所苦遂愈又一婦人忽生蟲一對於地能行長寸餘自  
後月生一對醫以苦參加打蟲藥為丸服之又生一對  
埋於土中過數月發而視之暴大如拳名子母蟲從此  
絕根

又陸顛吳郡人自幼嗜麪食食愈多而質愈瘦胡人以  
藥吐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此名消麪蟲實天下

之奇寶也其說甚異不具述說淵

又一人患腦痛為蟲所食或教以桃葉枕古文一夕蟲自鼻出形如鷹嘴莫能識其名遯齋閑覽

又從政郎陳樸富沙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飢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猫極愛之常置於傍一日命取庶脯自嚼而啖猫至於再覺一物上觸喉閒引手揆得之如拇指大墜於地頭尖匾類搨沙魚身如蝦殼長八寸漸大俾兩指其中盈膏

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如小鯀人莫識其為何物蓋聞脯香而出高氏疾即愈類編

又休寧西山金舉人嘗語人曰予嘗病小腹甚痛百藥不應一醫為灸關元十餘壯次日莖中淫淫而痒視之如蟲出四五分急用鐵鉗扯出果長五六寸連者蟲出如此者七痛不復作初甚驚恐後則視以為常皆用手扯此亦偶中也仲景云火力雖微內功有力蟲為火力所逼勢不能容故從溺孔出也其人善飲胃內膀胱不

無濕熱遇有留血瘀濁則附形蒸鬱為蟲矣

又汪石山治一婦每臨經時腰腹脹痛玉石淫淫蟲出如鼠粘子狀綠色者數十枚後經水隨至即令以酒煮黃連為君白朮香附為臣研末粥丸空腹吞之月餘經至無蟲且姪矣

虞搏治婦人陰蝕瘡陰戶中有細蟲其痒不可當食入臟腑即死令人發寒熱醫學正傳

謝肇淛曰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斯

食粥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膾中鱠即成水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元載聞酒氣即醉醫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為酒魔從此能飲有名怪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效有名脉望者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蚯蚓而溫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五雜俎

駁曰如華佗治蟲蓋妄談耳何者吐出蟲三升許其蟲半

身猶是生魚膾。此其腸胃中。為何等冷場邪。嗚呼。生魚膾。在腸胃間。曾不腐化。則是久腸胃耳。况半為蟲者乎。其間雖使頃刻。若是活腸胃。則不能無腹痛泄下之苦。惱何止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乎。此必決無之事也。蓋欲贊華佗奇術。妄作虛話。反承之羞耳。如剝腹洗腸亦然。皆是妄談。不足信者也。如子母蟲。消麪蟲。自鼻出蟲。類搨沙魚蟲。俱是變怪。不可信者。雖使有之。亦是一有而不復再有之事。非所以廣見識。備異聞。為法準也。畢竟俗講僧之因果談。通

曲家之雜劇話耳。何足以舉論哉。如陰莖中。玉戶中。所出之蟲。則患癰。與微瘡。與帶下者。間有之。或因爛潰腐膿。而生者。亦是希有之事也。如謝肇淛所舉者。亦同。蓋謝氏雖才氣絕倫。而學問博雜。不正喜說幻怪。漫逞多聞。不能嚴持正議。勘破偽妄。故終篇多涉異說者也。惜乎。以彼俊才。純一熟聖學。則破迷辨惑。鴻益不少。徒駕泛濫之說。雜譁天地人事物。噫。自古有才者。多踈於實學。可勝嘆哉。

又如蛟龍病。蟲癘。鼈癘。米癘。食癘。髮癘。蟲癘。蛇癘。斛二癘。

酒癥。穀癥。肉癥。魚癥。雞癥。酒蠶。氣蠶。血蠶。肉龜。俱在癥門。一一辨之。大槩十而九為虛誕。勿為之所惑焉可也。

錄補

張介賓曰。蟲之為病人多有之。由於化生。誠為莫測。在古方書。雖曰由濕由熱。由口腹不節。由食飲停積而生。是固皆有之矣。然以常見驗之。則凡藏強氣盛者。未聞其有蟲。正以隨食隨化。蟲自難存。而蟲能為患者。終是臟氣之弱。行化之遲。所以停聚而漸。致生蟲耳。然則或

由濕熱。或由生冷。或由肥甘。或由滯膩。皆可生蟲。非獨濕熱已也。然以數者之中。又惟生冷生蟲為最。即如收藏諸物。但着生水。或近陰濕。則最易蛀腐。非其義乎。故凡欲愛養小兒。極當節其水菓。以防敗脾。此實緊要之一端也。又云。蟲之為病。其類不一。或由漸而甚。或由少而多。及其久而為害。則為腹痛。食減。漸至羸瘠。而危者有之。凡蟲痛證。必時作時止。來去無定。或嘔吐青黃綠水。或吐出蟲。或痛而坐臥不安。或大痛不可忍。面色或

青或黃或白而唇則紅然痛定則能飲食者便是蟲積之證速互逐之又云驗治法昔一人患心腹大痛或止或作痛不可忍凡用去積行氣等藥百方不效但於痛極時須用拳槌之痛得少止而旋止旋作又不能愈日加困弊莫測其故忽一胡僧見之曰余能治也遂令病者先食香餌繼進一丸打下硬嘴異蟲遂愈此因蟲嚙腸臟所以痛極槌之則五內震動蟲亦畏而斂伏不槌則蟲得自由所以復作此亦驗蟲竒法故凡見心腹

痛證但用揉按重捻而痛得暫止者多有因蟲而然也

見景岳全書

張介賓比之元明諸醫派頗多所發明故其說間有可取者今附一二條于此以示子弟惜乎猶隔一層之救障以其在方技中不能看破邪說也為可憾耳如孫文胤雖才不及張氏亦稍有似者故其說亦間有可喜者此亦不免醫家者流之通套也其說在丹臺玉案中可考見也

一本堂行餘醫言卷之四畢

壬午己亥二月初七夜三詒了 白峰

